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一九二九乙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拾壹

目 录

一九二九 乙

六月

致许广平	3
致李霁野	7
致孙用	8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俄国]蒲力汗诺夫 9
致李霁野	20
爱尔兰文学之回顾*	[日本]野口米次郎 21
表现主义的诸相*	[日本]山岸光宣 29
致陈君涵	36
致陈君涵	38
致李霁野	38
通讯(复张逢汉)	39
致章廷谦	39
致白莽	40
致许寿裳	42

七月

致李霁野	45
致章廷谦	48

“皇汉医学”	50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52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53
致李霁野	56

八月

致韦丛芜	58
《奔流》编校后记(十一)	59
致李小峰	61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63
艺术是怎样地发生的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67
今日的艺术与明日的艺术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73
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92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之任务的提要	[苏联]卢那卡爾斯基 123
为批评家的卢那卡爾斯基	[日本]尾濑敬止 137
致章廷谦	142
柔石作《二月》小引	144
致李霁野	145
关于《子见南子》	146
致章廷谦	162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	[俄国]Lvov—Rogachevski 164

九月

《小彼得》译本序	174
青湖记游(遗稿)	[俄国]尼古拉·确木努易 178
致谢敦南	183
致李霁野	183

流浪者伊利沙辟台*	[西班牙]P. 巴罗哈	184
-----------	-------------	-----

十月

苦蓬	[苏联]B. 毕力涅克	195
致李霁野		207
论艺术	[俄国]蒲力汗诺夫	209
原始民族的艺术	[俄国]蒲力汗诺夫	248
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	[俄国]蒲力汗诺夫	265
致韦丛芜		288
致李霁野		289
致江绍原		290
致章廷谦		291
致李霁野		293

十一月

致章廷谦		295
致孙用		296
致陈君涵		297
致汪馥泉		298
致李霁野		299
致韦丛芜		299
符拉迪弥尔·理定自传(并著作目录)		300
致孙用		302
《奔流》编校后记(十二)		303
致孙用		308
致王余杞		308
洞窟	[苏联]E. 札弥亚丁	309

十二月

恶魔	[苏联]高尔基	322
契诃夫与新时代*	[俄国]Lvov—Rogachevski	334
我和《语丝》的始终		344
书帐		353

本年

岸呀 柳呀	[日本]落谷虹儿	362
-------------	----------	-----

一九二九
乙

六月

一日

日记 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得广平信，五月二十七日发。霁野来。范文澜来。第二师范学院学生二人来。钱稻孙来，未见。下午寄徐旭生信。第一师范学院学生二人来。乔大壮来。得广平信，上月二十九日发。得真吾信，亦二十九日所发。

致 许广平

小莲蓬而小刺猬：

现在是三十日之夜一点钟，我快要睡了，下午已寄出一信，但我还想讲几句话，所以再写一点。

前几天，董秋芳给我一信，说他先前的事，要我查考鉴察。我那有这些工夫来查考他的事状呢，置之不答。下午从西山回，他却等在客厅中，并且知道他还先向母亲房里乱攻，空气甚为紧张。我立即出而大骂之，他竟毫不反抗，反说非常甘心。我看他未免太无刚骨，然而他自说其实是勇士，独对于我，却不反抗。我说我却愿意人对我来反抗。他却道正因如此，所以佩服而不反抗者也。我也为之好笑，乃笑而送出之。大约此后当不再来缠绕了罢。

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为孙祥偈翻电报之台，一个是帮我校《唐宋传奇集》之魏，同吃晚饭，谈得很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俱颇不满。我想，此地之

先前和“正人君子”战斗之诸公，倘不自己小心，怕就也要变成“正人君子”了。各种劳劳，在我看来，很可不必。我自从到北平后，觉得非常自在，于他们一切言动，甚为漠然；即下午之面斥董公，事后也毫不气忿，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敌人，亦不易也。

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那里会明白呢。我到这里一看，更确知我们之并不渺小。

这两星期以来，我一点也不颓唐，但此刻遥想小刺猬之采办布帛之类，豫为小小白象经营，实是乖得可怜，这种性质，真是怎么好呢。我应该快到上海，去管住她。

（三十日夜一点半。）

小刺猬，三十一日早晨，被母亲叫醒，睡眠时间少了一点，所以晚上九点钟便睡去，一觉醒来，此刻已是三点钟了。冲了一碗茶，坐在桌前，遥想小刺猬大约是躺着，但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五月三十一这天，没有什么事。但下午有三个日本人来看我所藏的关于佛教石刻拓本，颇诧异于收集之多，力劝我作目录。这自然也是我所能为之一，我以外，大约别人也未必做的了，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晚间，宋紫佩已为我购得车票，是三日午后二时开，他在报馆中，知道车还可以坐，至多，不过误点（迟到）而已。所以我定于三日启行，有一星期，就可以面谈了，此信发后，拟不再寄信，倘在南京停留，自然当从那里再发一封。

（六月一日黎明前三点）

哥姑：

写了以上的几行信以后，又写了几封给人的回信，天也亮起来了，还有一篇讲演稿要改，此刻大约不能睡了，再来写几句。

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

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排斥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就要见面了，那时再谈。

我的“有莲子”的小莲蓬，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时时如此彻夜呆想，我是并不如此的。这回不过因为睡够了，又有些高兴，所以随便谈谈。吃了午饭以后，大约还要睡觉。加以行期在即，自然也忙些。小米（小刺猬吃的），饅子面（同上），果脯等，昨天都已买齐了。

这信封的下端，是因为加添这一张，我自己拆过的。



六月一日晨五时。

二日

日记 星期。晴。上午往第二师范院演讲一小时。午后沈兼士来。下午县。往韩云浦宅交皮袍一件。晚往第一师范院演讲一小时。夜金九经，水野清一来。陆晶清来。吕云章来。风。

三日

日记 县。上午寄第一师范学院国文学会信。午后林卓凤来还泉二。携行李赴津浦车站登车，卓凤，紫佩，淑卿相送。金九经，魏建功，张目寒，常维钧，李霁野，台静农皆来送。九经赠《改造》一本，维钧赠《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一本。二时发北平。

四日

日记 晴。在车中。

五日

日记 晴。晨七时抵浦口，即渡江改乘沪宁车，九时发南京。下午四时抵上海，即回寓。收编辑费三百，三月分。收季志仁代购之法文书籍二包并信。晚寄淑卿信。夜浴。

六日

日记 曇。上午收抱经堂书目一本。下午往内山书店。夜雪峰来。

七日

日记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美術叢書』二本，杂书一本，『世界美術全集』(25)一本，共泉十二元五角。托真吾买来 *Desert* 一本，一元五角。夜同方仁，贤桢，三弟及广平往东海电影院观电影。

八日

日记 曇。午后寄小峰信。下午达夫来。夜雨。同方仁，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北京大戏院观《古城末日记》影片，时晏呼摩托车回。

九日

日记 星期。小雨。上午得侍桁信。下午往内山书店。

十日

日记 晴，热。下午得小峰信并杂志，书籍等，又版税泉二百，即复。夜同贤桢，三弟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北极探险记》影片。

十一日

日记 曇。午后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鑑賞画選』一帖八十枚，

五元八角。将周阆风信转寄达夫。复周阆风，季小波，胡弦等信。
夜寄霁野信。寄淑卿信。真吾昨夜失窃，来假泉州。

致 李霁野

霁野兄：

在车站上别后，五日午后便到上海，毫无阻滞。会见维钧，建功，九经，静农，目寒，丛芜，素园诸兄时，乞转告为荷。

在北平时，因怕上海书店不肯用三色版，所以未将 Lunacharsky 画像携来。到此后说起，他们说是愿意用的。所以可否仍请代借，挂号寄来，但须用硬纸板夹住，以免折皱。朝华社说，已将出版物寄上了。

迅上 六月十一日

十二日

日记 晴。上午复叶永蓁信。午后访友松，见赠《曼依》及《茶花女》各一本，转送广平。往内山书店买『露西亚现代文豪杰作集』之二六各一本，共泉二元四角。

十三日

日记 县。上午以《世界小说集》等分寄矛尘，钦文，季黻，淑卿。得淑卿信，九日发，附侍桁函。午得友松信。午后寄季市信。下午托广平送友松信，即得复。得叶永蓁信。

十四日

日记 小雨。夜雪峰来。友松来。

十五日

日记 晴。上午收教育部编译费三百，是四月分。午后汪静之来，未见。雨。下午叶永蓁来。夜同方仁，广平出街饮冰酪。大雨。

十六日

日记 星期。雨。午后友松来。下午复白莽信。复孙用信。寄叶永蓁信。寄淑卿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六本，共泉七元三角。夜代广平付朝华社出版费一百。濯足。服阿斯匹林一粒。

致孙用

孙用先生：

蒙寄译稿四篇，其中散文两篇，我以为是很好的，拟登《奔流》上。惟译诗则因海涅诗现在已多有从原文直接翻译者，PETÖFI 诗又不全，故奉还，希察收为幸。

鲁迅 启上 六月十六日

十七日

日记 雨。上午得钦文信。下午寄季志仁信。

十八日

日记 晴。上午得叶永蓁信。得友松信。午后往内山书店晤今关天彭。

十九日

日记 县。上午得叶永蓁信。得内山信，即转寄达夫。发寄钦

文信。寄霁野信。寄小峰信并铎版。午后得友松信，即复。下午往内山书店买 Dankuul の『歌麿』一本，五元七角。买草花两盆共五角。晚友松来，并赠绘画明信片一帖五十枚。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俄国]蒲力汗诺夫

当我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的新版出世之际，这回决计要在那前面加上几条注意了。

或一批评家——不但倾向不好而已，且是极不注意的批评家，竟将实在可惊的文学的规范，归在我身上了。他决定地说，我所承认者，只是承认社会底环境有影响于个人的发达的文艺家，而将不承认这影响的文艺家，加以否定。要将我解释得比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见解，是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凡在支持这种见解的人，则分明是一切“观念形态”——以及艺术和所谓美文学——乃是表现所与的社会，或——倘我们以分了阶级的社会为问题之际，则——所与的社会阶级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这样见解的人，将所与的艺术作品，开手加以评量的文艺批评，也就分明应该首先第一，剖明在这作品中，所表现者，正是社会底（或阶级底）意识的怎样的方面。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这里面，连在那发达和这相应的时期的我们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内——说，“哲学底批评的任务，是将借艺术家而被表现于那作品中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但作为唯物论底世界观的同人的我，却要这样说，“批评家的第一的任务，是将所与的艺术作品的思想，

从艺术的言语，译成社会的言语，以发见可以称为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的东西。”我的这见解，在我的文学底论文里说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看起来，这见解，竟好像引我们的批评家于迷误似的。

这富于奇智的汉子，竟以为倘如我的意见，文艺批评的第一的任务，既在决定由作者所运用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则我所赞赏，是将在我觉得愉快的社会底努力，表现于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将不愉快的这些事的表演者，加以否定。就这事本身而论，就已经愚蠢，因为在真实的批评家，问题是并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里，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现在我所作为问题的“作者”，却将问题更加单纯化了。他所述说，是所与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确证我关于社会环境的意义的见解，我便据以分为赞赏或非难。^①于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画来，假使这对于我国的——可惜还不独我国——文学史家，不成为极有兴味的“历史底记录”，那就恐怕是连谈讲的价值也没有的。

G·I·乌斯班斯基(Uspenski)在《难医的汉子》这一篇短篇里，将一个苦于暴饮，向医生访求着医治这病的药，“譬如连身体的角落落落”也都达到的药的教士，作为唯物论的决定底反对者，证明着物质和精神的决非一物。“你瞧，——这汉子讲道理道，——连《俄国的言语》报上，也没有说这是一体的……倘若这样，那么，拿一段木棒来——这是脊骨，缠上绳子——是神经，再加上些什么——选出去做土地争议裁定官罢，只要给带上缀着红带子的帽，就好了……”

这教士，留下了无数的子孙，他是马克斯的一切“批评家”的先祖。我们的“作者”，一定也属于这苗裔里面的。然而应该说真话，——教士还没有“狭隘”到他的子孙一般。他“连”依据了《俄国

^① 他竟连从我的文学底论文里，引一条例子来确证自己的言论的事，也忘掉了。然而这是自然明白的。